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癲 貪多杯屈鬍子喪命

且說金哥認了舅舅，與外祖母摟著痛哭。白雄含淚勸慰多時，方才住聲。白老安人道：「既是你父母來京，為何不到我這裡來？」金哥道：「皆因為尋找外祖母，我才被虎叨去。」便將父母來京赴考，母親順便探母的事，說了一遍：「是我父母商議定於場後尋找外祖母，故此今日來至萬全山下。誰知問人俱各不知，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，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。就在此時，猛然出來一隻老虎就把我叨著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了，不想被舅舅救到此間。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什麼地步，豈不傷感壞了呢！」說罷，又哭起來了。白雄道：「此處離萬全山有數里之遙，地名八寶村。你等在東山口找尋，如何有人知道呢？外甥不必啼哭。今日天氣已晚，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。」說罷，忙收拾飯食。又拿出刀傷藥來。白老安人與他搥塵梳洗，將藥敷了傷痕。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，百般地哄他。到了次日黎明，白雄掖了板爺，提著扁擔，竟奔萬全山而來。到了青石之旁，左右顧盼，那裡有個人影兒。正在瞭望，忽見那邊來了一人，頭髮蓬鬆，血漬滿面，左手提著衣襟，右手執定一隻朱履，慌慌張張，竟奔前來。白雄一見，才待開言，只見那人舉起鞋來，照著白雄就打，說道：「好狗頭呀！你打得老爺好！你殺得老爺好！」白雄急急閃過，仔細一看，卻像姐夫范仲禹模樣。及至問時，卻是瘋癲的，言語並不明白。白雄忽然想起：「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？」因說道：「那瘋漢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便來。」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。

你道那瘋漢是誰？原來就是范仲禹。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，急急趕到獨虎莊，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。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，到了夜間，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，一聲喝令，一頓亂棍將范生打得氣絕而亡。他卻叫人弄個箱子，把范生裝在裡面，於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。不想路上遇見一群報錄的人，將此箱劫去。這些報錄的，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，因見下處無人，封鎖著門，問人時，說范生合家具探親往萬全山去了，因此他等連夜趕來。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，以為必是夤夜竊來的，又在曠野之間，倚仗人多，便將箱子劫下。抬箱子人跑了。眾人算發了一注外財，抽出繩槓，連忙開看。不料范生死而復甦，一挺身跳出箱來，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。眾人見他披髮帶血，情景可怕，也就一哄而散。他便踉踉跄跄，信步來至萬全山，恰與白雄相遇。

再說白雄回到家中，對母親說知，背了金哥，急往萬全山而來。及至來到，瘋漢早已不知往哪裡去了。白雄無可如何，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。他卻不辭辛苦，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。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，也有四□多里，他哪管遠近，一直竟奔城中而來。到了范生下處一看，卻是仍然封鎖，真是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」。忽聽街市之上，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。他一聽見滿心歡喜，暗道：「他既已中了狀元，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，必是要有下落的了。且自回家，報了喜信，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。」白雄自城內回家，見了母親，備述一切。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，便痛哭起來。白老安人勸慰多時，方才住聲。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。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，父親騎驢到了山下，如何把驢放青艸草，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，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，此時就被虎叨了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，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。

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，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□里，也真難為他。只願說他這一邊的辛苦，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。野史有云：「一張口難說兩家話。」真是果然。就是他辛苦這一天，便有許多事故在內。

你道何事？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，卻是山西人開張。弟兄二人，哥哥名叫屈申，兄弟名叫屈良。屈申長的相貌不揚，又搭著一嘴巴鬚鬍子，人人皆稱他為「屈鬍子」。他最愛杯中之物，每日醺醺，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，叫「酒曲子。」他雖然好喝，卻與正事不誤，又加屈良幫助，把個買賣作了個鐵桶相似，甚為興旺。因為萬全山南，便是木商的船廠。這一天，屈申與屈良商議，道：「聽說新貨已到，樂（老）子要到那裡看看。如若對勁兒，咱倒批下些，豈不便宜呢？」屈良也甚願意，便拿襍錢奴子裝上四百兩紋銀，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。此驢最愛趕群：路上不見驢，他不好生走；若見了驢，他就追，也是慣了的毛病兒。屈申接過銀子襍錢，搭在驢鞍上面，乘上驢，競奔萬全山南。

到了船廠，木商彼此相熟。看了多少木料，行市全然不對。買賣中的規矩，交易不成仁義在。雖然木料沒批，酒肴是要預備的。屈申一見了酒，不覺勾起他的饞蟲來了，左一杯，右一杯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竟自樂而忘歸。猛然一抬頭，看了看天色已然平西了，他便忙了，道：「樂（老）子還（含）要淨（進）沉（城）呢！天萬（晚）拉（咧），天晚咧。」說著話，便起身作揖拱腰兒，連忙拉了醬色花驢，竟奔萬全山而來。

他越著急，驢越不走，左一鞭，右一鞭，罵道：「窪八日的臭屎蛋！『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』老陽兒（太陽）眼看著沒啦，你含合我鬧晃晃呢！」話未說完，忽見那驢兩耳一支楞，「嗎」的一聲就叫起來，四個蹄子亂竄飛跑。屈申知道他的毛病，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叫喚，他必要追。因此攏住扯手由他跑去，到底比鬧（白）強。誰知跑來跑去，果見前面有一頭驢。他這驢一見，便將前蹄揚起，連蹦帶跳。屈申坐不住鞍心，順著驢屁股掉將下來。連忙爬起，用鞭子亂打一回，只得揪住鬍子，將驢帶轉，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。過來一看，卻是一頭黑驢，鞍俱全。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。放青艸草，迫促之際，將他撇下。黑驢一夜未吃料，信步由韁，出了東山口外，故在此處仍是啃青，屈申看了多時，便嚷道：「這是誰的黑驢？」連嚷幾聲，並無人應，自己說道：「好一頭黑驢！」又瞧了瞧口，才四個牙，膘滿肉肥，而且鞍鮮明，暗暗想道：「趁著無人，樂子何不換他娘的。」即將錢韉子拿過來，搭在黑驢身上，一扯扯手，翻身上去。只見黑驢迤迤迤迤，卻是飛快的好走兒。屈申心中歡喜，以為得了便宜。

忽然見天氣改變，狂風驟起，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。此時已有掌燈的時候，屈申心中躊躇道：「這官（光）景，城是進不去了。我還有四百兩營（銀）子，這可咱（怎）的好？前面萬全山若遇見個打夢（悶）棍的，那才是早（糟）兒糕呢！只好找個（人）家借個休（宿）兒。」心裡想著，只見前面有個襍錢坡兒，南上坡忽見有燈光。屈申便下了黑驢，拉到上坡，來到門前。

忽聽裡面有婦人說道：「嫁漢嫁漢，穿衣吃飯。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？」又聽男子說話道：「你餓著，誰又吃什麼來呢？」婦人接著說道：「你沒吃什麼，你倒灌黃湯了。」男子又道：「誰不叫你也喝呢？」婦人道：「我要會喝，我早喝了。既弄了來，不知糴柴米，你先張羅你的酒！」男子道：「這難說，也是我的口頭福兒。」婦人道：「既愛吃現成兒的，索性明兒我掙了你吃爽利，叫你享享福兒。」男子道：「你別胡說。我雖窮，可是好朋友。」婦人道：「街市上哪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？」屈申聽至此，欲待不敲門，看了看四面黑，別處又無燈光，只得用鞭子敲戶，道：「借官（光）兒，尋個休兒。」裡面卻不言語了。

屈申又叫了半天，方聽婦人問道：「找誰的？」屈申道：「我是行路的，因天賀（黑）了，借官（光）兒，尋個休兒。明兒重禮相謝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等等。」又遲了半天，方見有個男子出來，打著一個燈籠，問道：「作什麼的？」屈申作個揖，道：「我是個走路兒的。因天萬（晚）咧（啦），難以行走，故此驚動，借個休兒。明兒重禮相謝。」男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有什麼呢，請到家裡坐。」屈申道：「我還有一頭驢。」男子道：「只管拉進來。」將驢拴在東邊樹上，便持燈引進來，讓至屋內。

屈申提了錢襍子，隨在後面。進來一看，卻是兩明一暗，三間草房。屈申將襍子放在炕上，重新與那男子見禮。那男子還禮，道：「茅屋草舍，掌櫃的不要見笑。」屈申道：「好說。」男子便問：「尊姓？在哪裡發財？」屈申道：「姓屈名叫屈申，在沉（城）裡故（鼓）樓大該（街）開著個心（興）倫（隆）木廠。我含（還）沒吝（領）教你老貴信（姓）？」男子道：「我姓李名叫李保。」屈申道：「原來是李大過（哥），失敬，失敬。」李保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屈大哥，久仰，久仰。」

你道這李保是誰？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。後因包公罷職，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，因此將行李銀兩拐去逃走。每日花街柳巷，花了不多的日子，便將行李銀兩用盡，流落至此，投在李老頭店中。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，膝下又無

兒子，只有一女，便將他招贅，作了養老的女婿。誰知他日性不改，仍是嫖賭吃喝，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。他便接過店來，更無忌憚，放蕩自由，加著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，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。後來鬧的實在無法，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，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折貨，只剩了三間草房，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。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。

當日李保與他攀話，見燈內無油，立起身來向東間，掀起破布簾子，進內取油。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：「方才他往炕上一放，咕咚一聲，是什麼？」李保道：「是個錢褡子。」婦人歡喜，道：「活該咱家要發財。」李保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把你這傻兔子！他單單一個錢褡子而且沉重，那必是硬頭貨了。你如今問他，會喝不會喝？他若會喝，此事便有八分了。有的是酒，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，自有道理。」

李保會意，連忙將油罐子拿出來，添上燈，撥的亮亮兒的。他便大哥長、大哥短的問話，說到熱鬧之間，便問：「屈大哥，你老會喝不會？」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，饞不可解，答道：「這未半夜三更的，哪裡討酒哈（喝）呢？」李保道：「現成有酒。實對大哥說，我是最愛喝的。」屈申道：「對得（勁）兒！我也是愛喝的。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盆（朋）友了。」李保說著話，便溫起酒來，彼此對坐。一來屈申愛喝，二來李保有意，一讓兩讓連三讓，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前仰後合。他把錢褡子往裡一推，將頭剛然上枕，便呼呼酣睡。

此時李氏已然出來。李保悄悄說道：「他醉是醉了，只是有何方法呢？」婦人道：「你找繩子來。」李保道：「要繩子作什麼？」婦人道：「我把你這呆瓜日的！將他勒死，就完了事咧。」李保搖頭，道：「人命關天，不是玩的。」婦人發怒，道：「既要發財，卻又膽小；鬆王八！難道老娘就跟著你挨餓不成？」李保到了此時，也顧不得國法，便將繩子拿來。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，見李保顫顫哆嗦，知道他不能下手。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，連忙上炕，繞到屈申裡邊，輕輕兒的從他枕的錢褡之下，遞過繩頭，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。一招手將李保叫上炕來，將一頭遞給李保，攏住了繩頭，兩個人往兩下裡一勒，婦人又將腳一登。只見屈申手腳紮煞。李保到了此時，雖然害怕，也不能不用力了。不多時，屈申便不動了，李保也就癱了。這惡婦連忙將錢褡子抽出，伸手掏時，見一封一封的卻是八包，滿心歡喜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